

我們與真實的距離

《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側記

文、圖 | 羅聿倫 國立臺灣文學館

我們能用小說去理解歷史嗎？如同本展策展理念裡開宗明義的提問，「要如何用文學談論國民政府一九四九年撤退到臺灣的這段歷史」，是回不去的鄉愁，激昂愛國的語調，還是悲喜參半的兒時回憶？本展試圖從老兵身上的刺青、窗框間的倒影、籬笆內一隅，以及狹窄眷舍裡的各式擺設，邀請觀眾細讀這段具有特殊時空背景及歷史意義的年代裡，文學所留下的印記。

展覽
與
活動
EXHIBITION
AND
EVENT

前言

原以為這是一場「透過虛構，接近真實」的展覽策劃過程。因為本展確實想透過展場內超過 52 篇的小說、散文及詩作，用虛構的小說人物及精練的機珠字句去談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特別是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種種。但隨著策劃過程的展開，更多影音資料及珍貴文物被網羅進展覽內容之後，我發現在文字之外，這些真實事件發生的瞬間，或是那些文物訴說的故事，也教人感動不已。



將小說、散文及詩作摘句高掛在展場上方、散落在矮牆籬笆旁、印刻在桌面上，邀請觀眾從不同角度閱讀文學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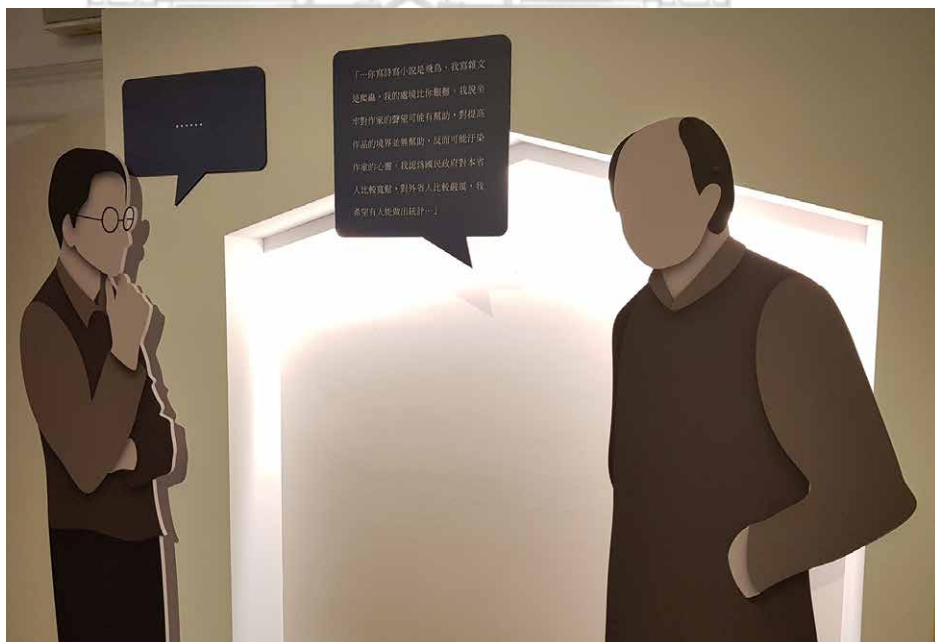
用小說去理解歷史

一直以來，我習慣用事實去理解歷史。因為我相信發生即事實，而歷史就是那些發生過的事。但在參與這次展覽策劃的過程中，透過閱讀文學作品及不斷地討論，我才慢慢體會，歷史只有紀錄那些寫下來的事。而那些發生了，卻沒被寫下來的瞬間，往往才是真理得以顯露的時刻，這也是我們想在這次文學展覽裡想要呈現的一面。

要如何用文學談論國民政府一九四九年撤退到臺灣的這段歷史？如同策展理念裡開宗明義的提問，如何談論一九四九的戰後移民文學？是回不去的鄉愁（懷鄉文學），激昂愛國的語調（反共文學），還是悲喜參半的兒時回憶（眷村文學）？在這段因為特殊歷史及時空背景所造就的共同際遇裡，我們想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特別是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種種。

所以，我們以王鼎鈞自傳中一段與黃春明的對話，當作展覽的文學開場。象徵當時在戒嚴政府統治下，因為無法彼此信任而導致本省籍作家無語的狀態，以最隱晦的方式昭告觀眾，本省籍觀點的文學作品從這個展覽中缺席的原因。

接著我們會發現，這群「外省人」並不如所想的那麼均質、一致。以小說《台北人》為例，尹雪艷和王雄雖然都是出自白先勇筆下，跟著政府來臺的外省人，但尹雪艷是周旋在上流社會的交際花，王雄卻是國共內戰被抓去當兵的農民。一位能在茶餘飯後冷眼坐看過眼雲煙，「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另一位卻只能成為孤苦無依的幫傭長工，「以



文學開場：王鼎鈞與黃春明的對話，象徵政府統治下，本省籍作家無語的狀態。

為過幾天仍舊回去的呢」，最終卻走入結束自己生命的結局。當這群人的內部差異大於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差異時，我們不禁要問，造成人與人之間衝突與誤解的源頭，難道真的只是省籍？

那，我們能用小說去理解歷史嗎？歷史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透過虛構去理解真實，乍聽之下的確荒謬。但我願意相信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所主張，「歷史處理的是事實，詩則把事實變成真理」。也就是說，

小說所表現的人物與事件雖然不一定發生於現實，但小說對生活現象加以提煉，拋掉不必要的、偶然的枝節，更能呈現出事物的必然性與普遍性。

正因為歷史是紀錄發生過的事，小說是揭示歷史的規律，我們將 52 篇小說、散文及詩作摘句高掛在展場上方、散落在矮牆籬

「您籍貫哪裡？」互動裝置的正面是 1949 年中華民國地圖，背面則是臺灣輪廓地圖。邀請觀眾將出生或籍貫區域的色球，投入牆上洞中，體會因特殊歷史及時空背景所共同造就的際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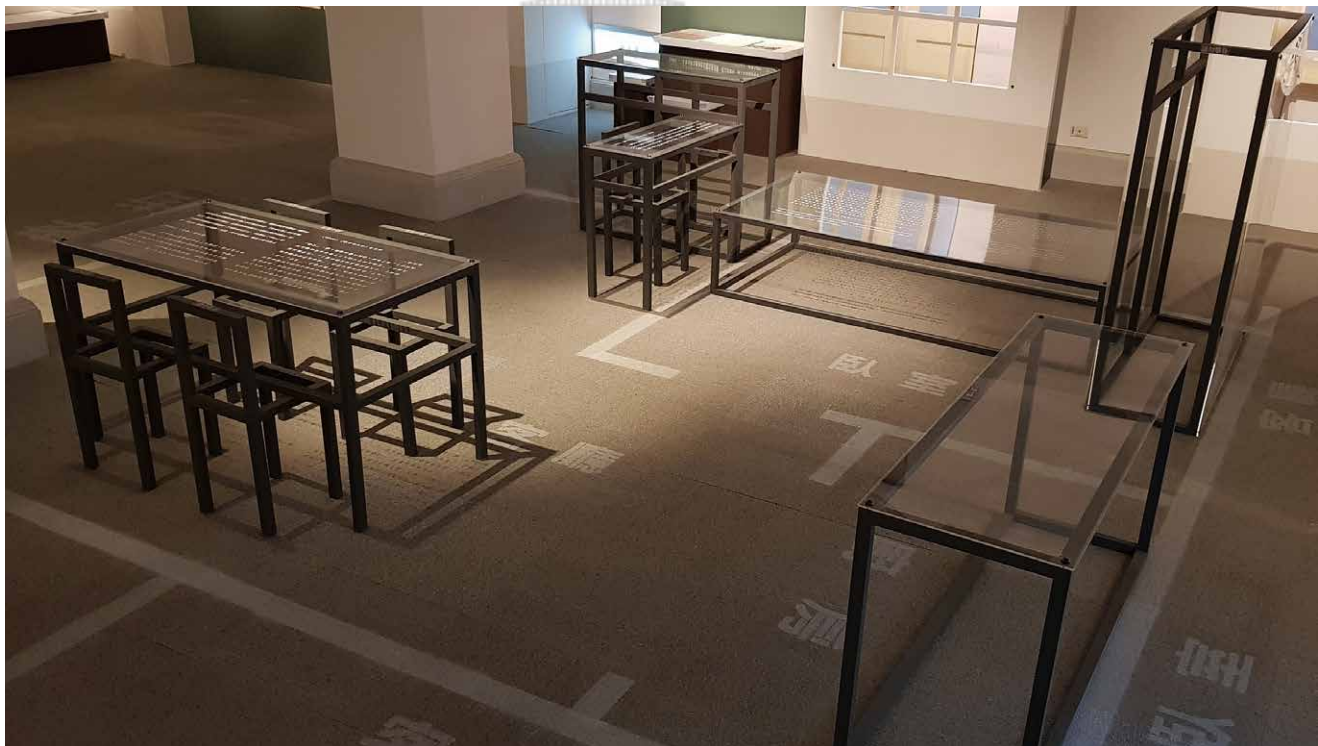




韓戰老兵反共刺青：將描述刺青的文學作品如同刺青一般印刻在肉體上。



文學中的眷村美食：邀請觀眾點選螢幕中的七種眷村食物，看看作家如何用文字品嚐美食。



走進丁種眷舍：以地上白線籍名稱標示出7坪實際室內空間，傳達眷村狹小無隱私的生活環境，以及女性的柔性書寫。

笆旁、嵌印進觸控螢幕裡，邀請觀眾從不同角度閱讀文學經典，透過虛擬，探究事實，接近真理。

用事實去理解歷史

至於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些教人感動不已的真實事件及珍貴文物，包括了我們特別將館藏作家手稿再製成冊，讓民眾可以就近翻閱欣賞商禽、桑品載、齊邦媛、一信、張啟疆等作家的手跡。

我們也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南瀛眷村文化館、國家電影中心、中研院胡台麗研究員、紀錄片導演黃孫權，以及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已解散）商借了許多精采多媒體影音及珍貴文物，透過眷村及社會運動文物、紀錄片及音樂創作，邀請觀眾感受彼時貧富差距、階級對立、利益衝突之源，體會一九四九巨輪底下的人性與悲憫。



小結：我們與真實的距離

分享一個策展小故事。在規劃「震盪 白色恐怖」文物配置時，我將紀錄片「張彤談澎湖山東流亡學生案」（借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郝譽翔《逆旅》中的一段文摘並置。理由很簡單，因為談的是相同主題：前者是被國民黨以匪諜罪名處決的山東聯合中學張敏之校長遺族子女口述歷史，後者是描述郝譽翔小說中男主角學生朱昊去到澎湖沒幾天就被國民黨編軍兼鎮壓的情節。後來，當我看著右邊郝譽翔寫的「…學生馬上被編了軍，由司令官李振清接管」，再聽到左邊紀錄片中的張彤幽幽地說出「那時候司令官是李振清…」的時候，我心裡有種說不出的，五味雜陳的感觸。

雖然有譁眾取寵之嫌（亂入最近火紅的社會寫實電視劇名），但很多時候，我們與真實的距離，以及文學與真實的距離，是如此地接近。☒

